

晉記卷十六

列傳

蕭山郭倫撰

平吳功臣列傳

有天下者。非土地不闢之足患。而無德之足患。有土地而無德以守之。則孽芽生其閒矣。當周之季。七國並爭。秦據殽函之固。虎視天下。蠶食諸侯。君臣相謀。惟恐六國之不夷耳。及一旦并天下。自以爲萬世之業也。而十四年而亡。則并世守之土而失之矣。漢之季也。剖爲三國。吳蜀恃江山之阻。魏武父子。撫有中。原。臨江度隴。終不能攘尺寸之土。鼎足而立。魏蓋莫

彊焉。司馬氏襲其故智。盜天下於衽席之上。旣翦巴
 梁。遂屋魏社。其心蓋未嘗一日而忘吳也。夫君德不
 隆。則外懼不可少。而天下不一。則衆役不得休。惟夫
 聖人能遠慮於百世之後。而立功之臣。爲國家策治
 安。鋤彊敵。此亦職分所宜然。况武帝以深沈大度之
 主。而色荒於平吳之後。與賈氏之不道。至永寧而寇
 盜蜂起。則非其所逆料也。凡爲人臣者。竭力於其所
 當爲。而人主能深任而不疑。則何敵不克。何功不成。
 是役也。叔子始之。元凱繼之。茂先成之。士治終之。元
 冲翼之。荀勗賈充之徒。忌而非之。非武帝之知人。其

孰能與於此哉。若夫孫皓藉累世之資。憑天塹之險。而龍驤一振。國內土崩。非所謂在德不在險乎。故爲人君者。患德之不修。而不患土地之不廣。爲人臣者。患導主以窮兵。而不在乎除暴於四海之內。自非聖人。外寧必有內憂。而君臣相得以成一統。厥惟艱哉。爰別爲平吳以著於篇。

羊祜

張華

杜預

王濬

王渾

唐彬

周浚

羊祜字叔子。泰山南城人。世吏二千石。至祜九世。竝以清德聞。祖續。漢南陽太守。父衛。上黨太守。祜。蔡邕

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也。幼孤，事叔父耽甚謹。嘗遊汶水之濱，遇父老，謂之曰：「孺子有好相，年未六十，必建大功於天下。」及長，博學能屬文，身長七尺二寸，善談論，美鬚眉。舉上計吏，州四辟從事、秀才，五府交命，皆不就。尋遭母憂，冢兄發又卒，毀慕寢頓十餘年，以道素自居。公車徵拜中書侍郎，遷給事中。魏元帝卽位，賜爵關中侯，邑百戶。以少帝不願爲侍臣，求出補吏，徙祕書監，五等建封鉅平子，邑六百戶。拜相國、從事中郎。武帝受禪，進號中軍將軍，加散騎常侍，封鉅平侯。置郎中令，備九官之職。加夫人夏侯氏印綬，泰

始初以祜爲尙書右僕射。衛將軍給本營兵。帝將滅吳。乃以祜都督荊州軍事。假節。祜出鎮南夏。設庠序。與吳人開布大信。降者欲去皆聽之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。常爲邊害。祜患之。以計令吳罷守。遂滅戍邏。分墾田八百餘頃。其始至也。軍無百日之糧。及至期年。有十年之積。詔罷江北都督。置南中郎將。諸軍在漢東江夏者。皆以益祜。初好畋漁。嘗夜出。軍司徐允執檠當營門曰。將軍都督萬里。安可輕脫。將軍之安危。國之安危也。允今日死。此門乃開耳。祜改容謝之。後遂稀出焉。在軍常輕裘緩帶。身不被甲。恂恂。

若儒者。鈴閣之下。侍衛者不過十數人。尋加車騎將軍。開府儀如三司。祜上表固讓曰。臣伏聞恩詔。拔臣使同台司。臣自出身以來數十年。受任外內。已極顯重。常以智力不可頓進。恩寵不可久謬。夙夜戰悚。以榮爲憂。臣聞古人之言。德未爲人所服。而受高爵。則使才臣不進。功未爲人所歸。而荷厚祿。則使勞臣不勸。今臣身託外戚。事連運會。誠在過寵。不患見遺。而猥降中詔。加非次之榮。身辱高位。傾覆尋至。願守先人敝廬。豈可得哉。蓋聞古人申於見知。大臣之節。不可則止。今天下自服化以來。方漸八年。陛下雖側席

求賢。不遺幽賤。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。使聖聽知勝臣者多。未達者不少。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。隱才於屠釣之間。而朝議用臣。不以爲非。臣處之不以爲愧。所失豈不大哉。臣忝竊雖久。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。等宰輔之高位也。且臣雖所見者狹。據今光祿大夫李憺。執節高亮。在公正色。光祿大夫魯芝。潔身寡欲。和而不同。光祿大夫李允。清亮簡素。立身在朝。皆服事華髮。以禮終始。歷位外內。不異寒賤。而猶未蒙此選。臣更有之。何以塞天下之望乎。夫違命則忤旨。曲從則不安。乞畱前恩。使臣得速還屯。庶於外

虞無闕。臣不勝匹夫之志。謹冒昧以聞。帝不許。泰始八年秋九月。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。吳將陸抗攻之甚急。詔祐迎闡。祐率兵五萬出江陵。遣荊州刺史楊肇。攻抗不尅。有司奏祐違詔命。無大臣節。貶平南將軍。免楊肇爲庶人。祐歸自江陵。增修德信。與吳交兵。尅日方戰。不爲掩襲之計。將帥欲進。譎計者輒飲以醇酒。使不得言。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。祐送還其家。吳將陳尙。潘景來寇。祐追斬之。而美其死節。厚加殯斂。景尙子弟迎喪。以禮遣還。鄧香掠夏口。祐募生縛香。旣至。宥之。香感其恩。率部曲降。每會衆江沔。遊

獵常止晉地。若禽獸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。皆封還不取。出兵行吳境刈穀爲糧。命計所侵送絹償之。由是吳人翕然。前後降者不絕。與陸抗對境。使命交通。抗遺祜酒。祜飲之不疑。抗疾求醫於祜。祜以成藥與之。抗卽服之。人多諫抗。抗曰。羊叔子豈醜人者。因告其戍曰。彼專爲德。我專爲暴。是不戰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而已。無求細利。吳主皓以二將交和。詰抗。抗曰。一鄉一邑。尙不可無信義。況大國乎。臣不如此。適足彰其德於祜。無傷也。咸寧二年。除征南大將軍。得專辟召。初。祜以伐吳必藉上流。又吳有童謠曰。

阿童復阿童。銜刀浮渡江。不畏岸上虎。但畏水中龍。祐聞之曰。此必水軍有功。但當思應其名者耳。益州刺史王濬。小字阿童。初爲祐參軍。祐知其可任。會徵爲大司農。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。加龍驤將軍。密令修舟楫。爲順流之計。繕甲訓卒。廣爲戎備。至是上疏曰。先帝順天應時。西平巴蜀。南和吳會。海內得以休息。兆庶有樂安之心。而吳復背信。使邊事更興。夫期運雖天所授。而功業必由人而成。不一大舉掃滅。則衆役無時得安。亦所以隆先帝之勲。成無爲之化也。蜀平之時。天下皆謂吳當踵亡。自來十有三年。是

謂一周平定之期。復在今日。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。無禮先彊。此乃諸侯之時則然耳。當今一統。豈得與古同日而語哉。夫適道之論。未可與權。是故謀之雖多。而決之欲獨。凡以險阻得存者。謂所敵者同力。足自固。苟輕重不齊。彊弱異勢。則智士不能謀。而險阻不可保也。蜀之爲國。非不險也。高山尋雲霓。深谷肆無景。束馬懸車。然後得濟。皆言一人荷戟。千人莫當。及進兵之日。曾無藩籬之限。斬將擐旗。伏尸數萬。乘勝席卷。徑至成都。漢中諸城。皆烏棲而不敢出。至劉禪降服。諸營堡索然俱散。非皆無戰心。誠力不足。

以相抗也。今江淮之難。不過劍閣。山川之險。不過岷漢。孫皓之暴。侈於劉禪。吳人之困。甚於巴蜀。而大晉兵衆。多於前世。儲積器械。盛於往時。不於此時平吳。而更阻兵相守。征夫苦役。日尋干戈。非所以安天下也。今若引梁益之兵。水陸俱下。荆楚之衆。進臨江陵。平南豫州。直指夏口。徐揚青兗。竝向秣陵。吳緣江爲國。東西數千里。無有內外。鼓旆以疑之。多方以誤之。以一隅之吳。當天下之衆。勢分形散。所備皆急。一處傾壞。則上下震蕩。孫皓恣情任意。與下多忌。名臣重將。人人自疑。是以孫秀之徒。咸畏逼而至。將疑於朝。

士困於野。無有保世之計。一定之心。平常猶懷去就。兵臨必有應者。終不能齊力致死。以抗王師。已可知也。其俗急速。不能持久。弓弩戟楯。不如中國。其所長者。唯水戰耳。一入其境。則長江非復所固。還保城池。則去長就短。而官軍懸入。則人人有致死之志。如此軍不踰時。尅可必矣。帝深納之。會秦涼騷動。朝議多不同。而賈充荀勗馮統。尤以爲不可。祐乃歎曰。天下不如意事。十恆居八九。故有當斷不斷。天與不取。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。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。爲南城郡。封祐爲南城侯。祐曰。

昔張良請受畱萬戶。漢祖不奪其志。臣受鉅平於先帝。敢辱重爵。以速官謫。固執不拜。祐每被登進。恆守沖退。嘗與從弟琇書曰。既定邊事。當角巾東路歸故里。爲容棺之墟。以白土而居重位。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。疏廣是吾師也。性樂山水。每風景必造峴山。置酒言詠。終日不倦。嘗慨然歎息。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。自有天地。便有此山。由來賢達勝士。登此遠望。如我與卿者多矣。今皆湮沒無聞。使人悲傷。如百歲後。有知魂魄猶應登此。湛曰。公德冠四海。令聞令望。必與此山俱傳。若湛輩乃如公言耳。咸寧四年。祐寢疾。

求入朝。既至洛陽。景獻梓宮在殯。哀慟不勝。中詔申諭。扶疾引見。命乘輦入殿。無下拜。侍坐。面陳伐吳之計。帝以其病。不宜常入。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。祐曰。孫皓暴虐已甚。今可不戰而克。皓若不幸而沒。吳更立令主。雖百萬之衆。長江未可窺也。及時不取。將爲後患乎。華深然之。祐曰。成吾志者子也。帝欲使祐卧護諸將。祐曰。取吳不必須臣。但旣平之後。當勞聖慮耳。功名之際。臣所不敢居。若事了當有所付授。願審擇其人。疾篤。乃舉杜預自代。尋卒。年五十八。帝素服哭之。甚哀。是日大寒。帝涕淚霑浥。鬚鬢皆冰。南州人

征市日。聞祐喪。莫不悲號。罷市巷哭者。聲相接。吳守
邊將士。亦爲之流涕。賜東園祕器。朝服一襲。錢三十
萬。布百匹。詔贈侍中太傅。祐歷職內外。任典樞密。勢
利之求。無所關與。其嘉謀讜議。皆焚其草。所薦達不
使人知。或謂祐慎密太過。勸其營置。令有歸戴者。祐
默然不應。退謂諸子曰。夫拜爵公朝。謝恩私室。吾所
不取。且人臣樹私。則背公。是大惑也。立身清儉。被服
率素。祿俸所資。皆贍九族。常將進爵土。乞賜舅子蔡
襲。詔卽封襲爲關內侯。邑三百戶。遺令。不得以南城
侯入柩。從弟琇等。述祐素志。求葬先人墓次。帝不許。

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。諡曰成。祜喪既引。帝於司馬門南臨送。祜甥齊王攸表祜夫人不以侯斂之意。帝乃詔曰。太傅固讓歷年。志不可奪。身沒讓存。遺操益厲。此夷叔所以稱賢。季子所以全節也。今聽復本封。以彰高美。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。建碑立廟。歲時饗祭。望其碑者。莫不流涕。杜預因名爲墮淚碑。荊州人爲祜諱名。屋室皆以門爲稱。改戶曹爲辭曹。祜卒二歲而吳平。羣臣上壽。帝執爵流涕曰。此羊太傅之功也。因以克定功。策告祜廟。依漢蕭何故事。封其夫人。策曰。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